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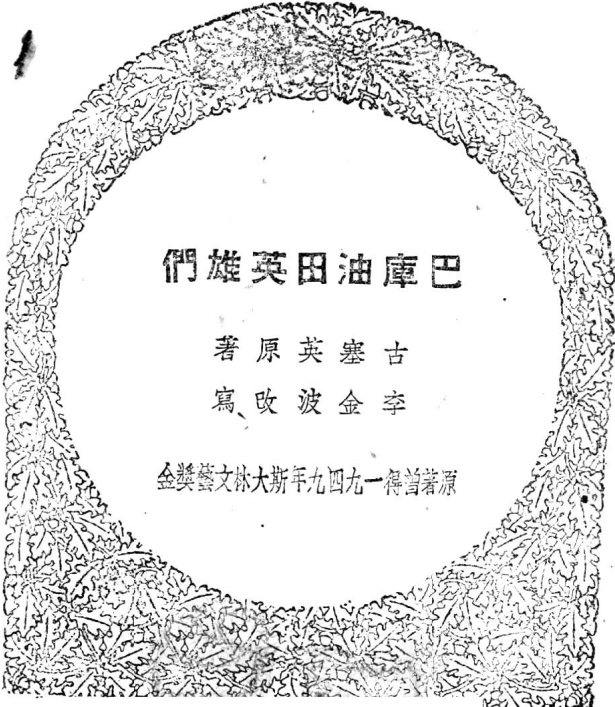
蘇聯小說通俗本

# 巴庫油田英雄們

古塞英原著 李金波改寫

勞動出版社出版  
新華書店總發行





巴庫油田英雄們

古塞英原著

李金波改寫

原著者于一九四九年斯大林文學獎金獎

勞動出版社出版

北京華東書店總發行

## 巴庫油田英雄傳

---

原 著	古 塞 英
改 寫	李 金 波
出 版	勞 動 出 版 社 上海中山東一路十四號
發 行	新 華 書 店 華 北 總 分 店 上海福州路三九〇號
承 排	集 成 印 刷 廠 上海河南北路三六五弄十七號
承 印	上 海 靈 路 印 刷 廠 上海松江路民樂路口

---

1951.2.32K.初版 (0001—5000)

1951.4.32K.二版 (5001—9000)

## 第一章

火車快要到巴庫了。從車廂裏望出去，到處都是一團一團的燈光，非常明亮，天上的星和這些燈光比比，星實在及不上它們有光彩。

賈米爾指指燈光，對泰爾說：「現在你親眼看見了，是不是？」

泰爾把臉孔貼在玻璃窗上，望得出神。他還是第一次看見巴庫呢。的確，除掉他居住的那個村莊，和村莊附近的那個市鎮，這麼大的城市，他一次也沒有到過。

火車漸漸慢了起來，賈米爾他們得準備下車了。泰爾把一隻裝得滿滿的背包斜掛在肩上，賈米爾也拿好了他的小皮箱。不多一會，車子停了。泰爾留心察看，月台上面，燈光如晝，種在木桶裏面的又高又大的棕櫚樹，把車站點綴得清清爽爽。有一個穿白色圍裙的女子，推了一輛賣冰淇淋的車子走過去。

從車子上走下來，一陣涼風，把他們吹得很爽快。耳朵裏祇聽見女孩子和男孩



泰爾：怎麼一回事啊？  
搬運員：打敗日本啦！

子的笑聲，旅客們喊搬運員的聲  
音，還夾雜着火車頭噓溜噓溜的尖  
叫聲。泰爾緊靠着他的朋友，生怕  
在人堆裏給衝散了。忽然，轟轟幾  
聲，眼前一亮，空中出現了數不清  
的無數條的火花，五顏六色的。泰  
爾雙手捏住賈米爾的手：「怎麼一  
回事啊？」

賈米爾自己也看得出神。一個  
搬運員揹着行李，從賈米爾身邊擦  
過，接口道：「打敗日本啦！」

泰爾快樂得哈哈大笑起來，禁不  
住大叫：「巴庫真美麗！我真好福  
氣！」

賈米爾拉了他走出車站。車站外面的大方場上，停着不少汽車，圍成一個大半圓形。燈光照在上面，十分耀眼。泰爾想：「我看這城裏面，每個人都有這麼一輛車子吧？」

上了電車，賈米爾把一路經過的街道、大廈、紀念碑和方場，一一指給泰爾看。告訴泰爾：「這條街叫四月廿八日街，是紀念阿塞爾拜疆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成立的；這是尼柴米電影院；這些是巴庫英雄們的紀念碑，他們在十月革命以後，不惜犧牲他們的生命，把英國的侵略軍趕出了巴庫……」

原來賈米爾和泰爾是同村人，從小就在一起玩，後來又一起上學。這次賈米爾回到本鄉，見了父母，等不到第二天，就來看泰爾。湊巧泰爾出外去了，他的母親古爾賽納把賈米爾招待到屋子裏來。一年不見，賈米爾長得又高又大，古爾賽納覺得站在她面前的這個大孩子，好像就是她自己的兒子，出了一次遠門回來，她心裏十分高興。

「伯母，泰爾呢？」

「他一清早就出外了，還沒回來呢。近來他一門心思的打鳥。」

「打得到嗎？」

「打得到，他常常打了許多鷓鴣、鷓鴣回來。」

賈米爾又說：「我這次回來想帶泰爾上巴庫去呢。」

「是啊，你們年青人在這種時候……你們都想上巴庫去，泰爾幾次三番的說，他許多同伴都到油田裏工作去了。他老是翻着報，轉念頭。」泰爾的母親把眼睛盯在地上說。

他們正在談着話，泰爾騎了一匹馬回來了。一見面，兩個孩子真是說不盡的親熱。泰爾說：「老實對你說，我真想到巴庫去。我在報紙上看到，還在海底鑽鑿油井呢。你就是作這個工作嗎？工作怎麼樣，好嗎？我也能作嗎？」

「起初我作不大好，現在倒很可以了。泰爾，海底鑽井，真夠你看的！」

「他們會要我嗎？」泰爾焦急地看着他朋友的臉。

「怎麼不要呢？祇要肯努力，誰也會受到歡迎的。」

「那麼我決定了。我去，賈米爾！」

泰爾的母親正在一邊生火煮飯，聽見他們的話，朝她的兒子盯了一眼，樣子不

大高興。

「伯母，你爲什麼不快活啊？」

「我們這裏也需要人……巴庫供給油，我們這裏供給肉、牛奶、牛油……」

「媽！沒關係。集體農莊的主席會答應我走的。我怎麼樣也要去！」

兩星期後，泰爾跟了賈米爾，一道到巴庫來。

一一

星期日大清早，賈米爾和泰爾睡在青年工人宿舍裏，還沒有醒。他們昨天晚上到這裏的時候沒有驚動人，就逕自睡了。宿舍裏的孩子們看見牀上睡着一個陌生人，高高的面頰，薄嘴唇，稀稀朗朗的眉毛，他們都很奇怪。裏面有一輛叫沙曼達的，外號「小胖子」，他儘盯着泰爾的那隻包裹，心裏想：裏面有沒有什麼好吃的東西？

說起「小胖子」，他非常貪嘴，老在茶點部打轉轉，不大肯學習。每天晚上，假使沒有技術研究班的課，工人們便各自埋了頭讀書，獨有「小胖子」眼睛雖看在



書本子上，心裏却儘在想吃。賈米爾每次爲了海底油田的鑽鑿成績不十分好，表示懊喪的時候，沙曼達便說，鑽鑿工人把他們的時間在書本子上化得太多了，所以工作才搞不好。這樣，他們會爭論得吵起來，但過後還是很和好。

說實在話，「小胖子」比起賈米爾來，要心直口快得多。譬如說，賈米爾心裏雖愛上了海底油田的電話員拉蒂華，但他從來不肯向人透露出半句話。「小胖子」早已有些覺得了，一提起她，賈米爾便拼命否認，推得乾乾淨淨，而且要沙曼達以後永遠不要提起她的名字。

沙曼達和另外一個青年工人彼朗達第二次進宿舍來的時候，賈米爾已經醒了。

「喂，胖子，好久不見了！」賈米爾向沙曼達說，跟着又招呼彼朗達：

「彼朗達，我在鄉下想死你了，有什麼新聞嗎？」

沙曼達望望泰爾，說：「你先告訴我們，這位是誰——是不是你常常談起的泰爾？」不等賈米爾回答，他一口氣的說下去：「他彈的琴帶來了沒有？他是一個音樂家呢，你說的！」

「他沒有帶來，你們要，他可以帶信回去要他家裏寄出來。」

說着，賈米爾打開箱子，拿出許多家鄉好吃的東西，餅啊、肉啊，「小胖子」一邊吃，一邊笑。

他的笑聲把泰爾驚醒了。

「朋友，對不起，我吵醒你了。」他向泰爾說。泰爾看見沙曼達那副神氣，對他起了好感。

「有新聞沒有？」賈米爾再問他們。

我們分公司裏來了一位新經理，叫庫德拉特，很能幹，大家都稱贊他。拉瑪尙昨天來看過你。」

拉瑪尙是這個分公司的老領班，人好，經驗也豐富，賈米爾很敬愛他。他是一個老布爾塞維克。革命以前和斯大林一起做過政治工作，被捕過好幾次，結果都被他逃獄了。

他雖沒有讀過書，但祇要經過他的眼睛，什麼地方有油，什麼地方祇有水，一點也不會錯。有人替他編一個笑話，說他有一天約來了許多朋友，向他們宣佈遺囑，遺囑上說，等他死了以後，要朋友們替他選一個沒有石油的地方埋葬。人家問

他：「爲什麼？」他答：「我躺在什麼地方，什麼地方就有油啊！」這笑話給拉瑪尙聽見了，笑笑說：「很對！我鑿的都是油井，沒有水井！」

賈米爾急急的問：「鑽孔的計劃怎樣了？我離開的時候，我們祇完成了百分之六十，現在怎樣？」

「新經理來了祇一星期呢！老母雞總不能一下子變鴨的囉！」

賈米爾不再問下去，他對泰爾說：「趕快洗臉，吃早飯，我們到分公司去把你事情弄好。」說着，他拿了一把刷子，到外面走廊裏去刷皮鞋。一回到房間，沙曼達又告訴他一個消息：

「賈米爾，我告訴你，有天我在公園裏碰到拉蒂華，她真漂亮。」

「哼，你這算什麼意思，她同我有什麼關係！」

吃過早飯，泰爾問賈米爾：「我們去好吧？今天會不會沒有人？」

「好，去，別的人不在，經理總在的。」

他們剛剛想走，有人在敲門了。進來的是一個女孩子和一個男孩子，他們和大家握手了手。

女孩子約摸有十六七歲，身材苗條，兩個長辮子幾乎拖到了腳踝邊。她一接觸到泰爾的眼光，立刻羞答答的把眼睛低下去。她就是拉蒂華。那男孩子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組織部負責人，叫達大希。他們來邀共青團團員今天晚上八點鐘到俱樂部開會，檢討工作競賽的結果。達大希望着泰爾說：「到這裏來工作的嗎？很好，同志，你是共青團團員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泰爾答。

「你的登記證帶來了沒有？」達大希問他，又對那女孩子說：「拉蒂華，請你領他到區委去登記一下。」

「可是我還沒有領到登記證呢！」泰爾說話的時候，眼睛老看着拉蒂華，她長長的眼毛，亮亮的眼珠，引得他看得出神了。他心裏想：「我以後能不能時時碰到她呢！」

他們去了以後，賈米爾和泰爾挽着臂，一同到辦公處去。

新經理庫德拉特年紀有四十左右，但看上去好像還年輕些。他有爽朗的笑容，藍黑色的頭髮，壯健的身軀。兩個年青人一走進辦公室，他熱心招呼着他們。賈米爾走上前說，他是在拉瑪尙領班的海底鑽鑿組的，他們倆已經到過人事處了。他再指着泰爾說：

「他想在這裏工作。他已經唸完了中學……我們是一村子人，我新近到鄉下過了假期，和泰爾談起巴庫。他很羨慕——」

「我一直想做一個石油工人。」泰爾忍不住插嘴說。

「以前你在什麼地方工作的？」庫德拉特問。

「我在一個喂牲口的集體農場裏工作。」泰爾說。「庫德拉特同志，我還有一些同伴也想到這裏來。」

「好極了。」庫德拉特很贊同，又做了一個手勢，叫他們坐到沙發上去。「你們爲什麼站着？坐吧。」接着他向泰爾問問家庭的情形，集體農場裏的工作等等。說了一會話，庫德拉特拿起電話，撥了號碼，用一種溫和的聲音說：

「我們這裏又來了一個青年，叫泰爾的。你給他在青年工人宿舍裏弄一個鋪位

吧。」他掛上電話，回頭對賈米爾說：

「你向拉瑪尙領班說，泰爾做夜班。不過，在這兒油田裏工作的人，是要有很大的毅力的。再說，我對年青人有一個條件——他們必須工作和學習。」他停了一下，讓泰爾有一個考慮的時間，便接下去說：「要是你沒有問題，你就開始工作吧。」說完話，他就微笑起來。

兩個青年和庫德拉特握了手，走出來，心裏都很高興，因為事情就這麼很快解決了。

他們去了不久，庫德拉特的妻子拉麗來看他了。

拉麗在另一個分公司裏做經理。她這分公司的成績很不壞。最近兩年，連得了好幾次國防委員會的紅旗獎。庫德拉特調來這裏以後，工作忙得很，難得回一次家。最近一個星期，拉麗也忙，一直很晚才回家。一到家裏，就打電話給他，假使庫德拉特不在辦公室裏，她便一面看書，一面等他。庫德拉特當她像一個朋友、一個幫手看待，她也常常關心他的工作、他的健康。

庫德拉特見她面色蒼白，眼睛下面有了黑圈，心裏明白，她一定很疲乏了。

「拉麗，辛苦嗎？」

「不，昨夜我回來得很早。」

「那麼你一定沒有睡好。」

「是的，我睡不着，所以就打電話給你。他們說你到海底油井去了。夜裏四點鐘，怎麼還出去呢？」

「月亮天，風浪也沒有。」

拉麗替他煮了茶，拿出她帶來的一包東西給他吃。她看見庫德拉特吃得很有味，心裏暗暗高興。

## 第二章

太陽快落山了，裏海的風浪很大。落日的光照着浪花，反射出一片金光。賈米爾和泰爾走到碼頭上，預備到海底油井去。不多一會，小輪船「夏伯陽號」來了，停靠在碼頭上，夜班工人一個一個跳上甲板。船開動了不久，泰爾只看見海灣裏面，到處都是高高的油塔。賈米爾向泰爾說：「你看，以前的海，現在都變了油田了。第一個油田，還是在塞洛夫同志的指導下鑽鑿的。」

輪船靠近一排構架，構架從海底裏升出來，高高插入天空。

賈米爾繼續給泰爾解釋：「以前，我們在海底鑽孔，必須要把海水排乾，可是現在，海上都是油井了。」說着，他指指最近的那個油井。井旁邊一點動靜也看不出。外行的人一定以為鑽井的工程已經失敗，油井已經沒有人去理會了。

「這個油井，」賈米爾說，「每天要出一百五十噸以上的油呢。」





賈米爾：你看，以前的海，現在都變了油田了。

泰爾顯出有點不相信的樣子。

賈米爾就說：「你不看見那些細管子嗎？油就從這裏通到岸上，灌到油囤裏的。」

船很快離開了那些油井，一直向外邊海裏的一座孤零零的油塔開過去。船開始搖擺起來，泰爾嚇怕了，賈米爾對他說：「這不算什麼，真正的風暴來了，我們會三四天被困在油塔上的。」

說話間，船停了，工人們上了油塔。泰爾抬頭一望，一個工人高高地站在構架頂上，泰爾背上覺得有一陣冷颼颼。賈米爾拉了他的胳膊，帶